

萧鼎·著
【贰】

诛仙

典藏版

中国华侨出版社

The cover features intricate, traditional Chinese line-art clouds in the top-left, right, and bottom-right corners. The main title is centered vertically.

诛仙

典藏版

萧鼎·著

【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诛仙. 2 / 萧鼎著.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113-5831-8

I. ①诛… II. ①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307183号

诛仙. 2

著 者: 萧 鼎
出 版 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紫 夜
封面设计: 天行云翼·宋晓亮
排版制作: 刘珍珍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20 字数: 348千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5831-8
定 价: 32.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068999 传真: (010) 8206900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
录



第四十七章	文士	001	第五十八章	法海	082
第四十八章	小镇	008	第五十九章	伤心	089
第四十九章	看相	019	第六十章	戾气	096
第五十章	妖狐	026	第六十一章	风雨	105
第五十一章	玄火鉴	033	第六十二章	旧人	112
第五十二章	黑石洞	040	第六十三章	魔教	119
第五十三章	火龙	047	第六十四章	鬼王	127
第五十四章	异兽	054	第六十五章	隐忧	134
第五十五章	法逝	061	第六十六章	往事	141
第五十六章	共死	068	第六十七章	吸血老妖	149
第五十七章	昌合城	075	第六十八章	赤焰	157

第四十七章

文士

张小凡醒来时，天已经黑了下來，只怕最少是睡了五六个时辰，但碧瑶却依然未醒，一双手紧紧抓着他的衣裳，看去像是个胆怯受惊的小孩一般，哪里有人想得到她实际是魔教之中的重要人物！

张小凡把手放到头下，听着林间山风吹动树木发出的“沙沙”声响，忽然间，想到了青云山大竹峰上，那片竹林，不也是发出这般的声音吗？

“这些时日，失踪在万蝠古窟之下，消息怕是已经传回大竹峰了，不知道灵儿师姐知道了之后，会不会有些伤心呢？可是，若我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她一定也会高兴起来的吧？一定也会一把抓住我的手，兴奋不已，笑骂着：‘臭小子，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死的！’”

他的脸上，在漆黑的夜晚，浮起了笑容，就连他的眼睛，在这黑夜里，也那么明亮。只是他没注意到另外一双明眸，不知从何时开始，幽幽地看着他。

天又亮了，山间响起了鸟鸣声，清脆悦耳。

张小凡走到小溪边上，双手并起，捧起一捧水泼到脸上，凉丝丝的感觉，直透入心底。他查看了一下左手处，拆下绷带，那断骨处居然也好得差不多了。他心中高兴，把绑在手上的烧火棍拿下插在腰间，用力活动了一下左手，果然没什么大碍。

“手好了吗？”碧瑶从他身后走来，看了他一眼，然后蹲下，用溪水洗脸。

“是啊。”张小凡兴高采烈地道，“没什么大碍了，不疼不痛的。”

碧瑶用袖子轻轻抹去脸上的水珠，道：“你也不要乱动，伤筋动骨的，多休息一段日子才好。”

“知道了。”张小凡顺口应了一声，随即看向碧瑶，犹豫了一下，才道，“碧瑶小姐，如今我们万幸得以保住性命，从那山腹中逃了出来，你我也算……算是交了个

朋友，不过毕竟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今日就在这里分手吧。”

碧瑶蹲在水边，没有起身，但身子仿佛抖了一下。张小凡看不到她的神情，过了一会，才听到她低沉的声音道：“哦，是道不同吗？”

张小凡点头道：“是，我是正道，你乃魔教，自小我师长就教导于我，正邪不两立，下次再见，只怕你我已是敌非友。你在那山腹中照顾我、救我，我心中实在感激，这份恩情，来日有缘，我自然会报答你的。”

碧瑶怔怔地看着清澈水里倒映出来的那个朦胧的人影，低低地念了一句：“报答我吗？”

张小凡应了一声，道：“是，我们恩怨分明，若非你救我，我绝不可能活下来，来日若有我效力的地方，我自当效劳。”说到这里，他忽觉不妥，赶忙又加了一句，“不过你可不能让我做出对不起师门道义的事来。”

碧瑶忽然站起，转过头来，道：“我看你也算是一个人才，不如投奔我们圣教吧，我向父亲大人推荐你，他老人家一向爱才，必然会重用你的，也胜过你在大竹峰上当一个默默无闻的厨子。”

张小凡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道：“碧瑶小姐，你不要胡乱说话，我乃是正道中人，宁死不入魔道。在我看来，在大竹峰上当一个小小的厨子，也比在你们魔教中呼风唤雨好得多了。”

碧瑶嘴角露出一丝冷笑，话语也尖刻冷漠起来，道：“正道中人？你们正道中人造的孽也不比我们这些魔道中人少吧，当年正魔大战，你那些神仙祖师不一样是见人就杀？老弱妇孺也不放过！”

“胡说！”张小凡勃然大怒，“这些都是你们魔教所做的好事，你以为我不知道，当年你们杀人遍野，生灵涂炭……”

碧瑶怒道：“那些都是你亲眼看见的吗？还不是你的师长告诉你的，他们为了自己的脸面，又怎会告诉你真话？”

张小凡冷笑一声，道：“那么你又可曾亲眼看见了？你在这里告诉我原来正道为邪，魔教为正，又何尝不是你的长辈粉饰自己祖辈的话语！”

碧瑶一呆，一时也说不出话来。张小凡看了她两眼，回念一想，前些日子与她一起生死与共，心中一软，放低了声音，柔声道：“碧瑶小姐，不管前人如何，我们不去管他好了，只是我们青云门门规森严，严禁弟子与魔教中人来往。我长于青云，不敢违反，今日我们就此别过吧。以后有缘再见，若是你能幡然悔悟，弃暗投明，我张小凡一定以身家性命为你作保，让你得入正道……”他振振有词地说着，但说着说

着就停了下来，只看见碧瑶一脸讥讽，冷笑不止：“你们那些狗屁正道，请我去也不行，还说什么弃暗投明，也罢，我给你指出一条明路你不走，你就去当你的正道人士吧。他日再见，我第一个取你的人头！”

张小凡吃了一惊，只觉得这女人翻脸比翻书还快，但终究无心争论，而且对着碧瑶，他始终觉得有亏欠的地方，当下一拱手，道：“珍重。”说完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碧瑶眼看着他走远，竟是没有回过一次头。在他的身影消失在树林中后，忽然之间，心里空荡荡的，像是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一般，整个人一下子没了精神，慢慢地坐了下来。目光游离，不经意地掠过昨夜张小凡烧烤兔子留下的那堆灰烬，怔在原地，竟是不知不觉地流下泪来。

看着那堆灰烬，她就这般坐着，也不知过了多久，直到她忽然发现，身后树林中原本清脆的鸟鸣声全部静了下去，仿佛感觉到什么大凶气味一般，竟是不敢发声。

然后，她看到一个黑影，从她身后缓缓移出，把她笼罩其中。虽然是在白天，可是不知怎的，好像天也阴沉下来一般。

碧瑶霍然回头，怔怔地看着身后之人，半晌，忽然悲声叫道：“爹！……”便扑进了那人的怀里。

那个阴影仿佛也怔了一下，似乎根本没有想到碧瑶会有这样的举动，只是他欣见女儿得脱大难，那种喜悦却是再也掩饰不住的。

张小凡在这山林中走了一日，才出了空桑山的地界。本来他若是御空而行，半日就可出来，但顾忌着左手伤势，还是甘愿多走了一段路。只是这空桑山一向人烟稀少，这一路上连个人影都见不到。

在荒山野岭夜宿一晚后，张小凡走上了官道，道路宽敞起来不说，人也渐渐多了起来。他在路上问了行人，打听了道路方向，往北而行。

这一日晌午时分，日正当中，十分炎热。张小凡赶了半天路，口中颇为饥渴。看见路边有个小小茶摊，支在路旁一棵大树底下，里面已经坐了五六个客人。看着阴凉，他便走了过去，买了碗茶水喝，顺便也坐着休息一下。

还别说，这小小茶摊的茶水着实清凉解渴。张小凡喝了一碗，顿时上下舒坦，仿佛这天也不那么热了。心下便寻思着，看着手上这伤势已经大好，下午找个僻静没人的地方，就御空飞回去，也快些，也能早些见到师父了。

想着想着，他自然就想到快要见到师姐田灵儿了，忍不住心头一热。便在这时，

听得大路一旁，传来个温和的声音：“老板，给我来一碗茶。”

晌午时分难得的微风吹过，吹得大树上枝叶晃动，透下点点碎阳，散落到了地上。五十多岁模样的茶摊老板答应一声，俯身倒茶，张小凡不经意间，眼光看了过去，便再也收不回来了。

一个中年文士，细眉方脸，眉目透着儒雅，但双目炯炯，额角饱满，却在这文雅中带有不怒自威的气势。一袭儒袍，腰间别着一块淡紫玉佩，玲珑剔透，隐隐有祥瑞之气，一看就知不是凡品。

张小凡看了半晌，忽然惊觉，自己竟是被这中年文士的风度所折。只觉得他这一走进来，原本包括自己在内，五六个一起在茶摊喝茶谈笑的客人，竟都是默默然不能言语，被此人的气势给压了下去。

张小凡收回目光，心中却是微微惊叹，同时对这中年文士的气度大为心折。虽然看着这人也并非如何俊俏，但这份从内而发的气质，当真难得。

那文士进了茶摊，接过老板递来的茶水，随意坐下，便开始慢慢品茶。周围的客人，现在一个个都沉默了下来，气氛一时安静得有些古怪，唯独那中年文士泰然自若，丝毫没发觉身边异况，独自在那里喝茶歇脚。

过了一会儿，其他客人或是歌够了，或是喝完了茶，陆续结账走了，老板过来收拾了碗。大树之下，便只剩张小凡与那中年文士二人。

张小凡倒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自在，又坐了一会儿，也觉得自己休息好了，正想着结账走人的时候，忽然间听得身后有个声音响了起来：

“小兄弟。”

张小凡一怔，听得这声音温和熟悉，转过头去，只见那文士正对着他平和而笑，张小凡惊讶道：“这位先生，可是叫我吗？”

那文士含笑点头道：“正是。”说着站起身来，缓步走了过来，张小凡跟着站起，待他走得近了，抱拳道：“请问先生有什么事吗？”

中年文士上下打量了一下张小凡，道：“没有，只是旅途寂寞，又看着小兄弟面善，过来聊几句，小兄弟不介意吧？”

张小凡连忙摇头道：“没有的事，先生请坐吧。”

文士笑着点头，道：“来，小兄弟你也坐吧。”

二人坐下，那文士看着张小凡，道：“请问小兄弟尊姓大名？”

张小凡自幼长于草庙村，后又为青云门收留，这些年来除了青云山大竹峰同门，几乎没同外人说过什么话。当然了，前些日子与那魔教少女碧瑶在死灵渊下被困的日

子不算在内。他此时与这文士说话，不知怎的，对此人倒先有了几分敬重，当下恭恭敬敬地道：“不敢，在下张小凡，请教先生大名？”

那文士先念了一句：“张小凡。”点了点头，微微一笑，道，“我姓万，草字人往。”

“万人往！”张小凡在心中念了一遍，这名字读起来普通，却让人有种金戈铁马的感觉。张小凡忍不住向他看去，这万人往脸上一片温和，但眉宇之间威势仿佛天生一般，竟是极重，配着这个名字，隐隐然有御万众之意。

万人往上下打量着张小凡，微笑道：“恕我多问一句，请问张小兄可是修真之人吗？”

张小凡吃了一惊。他与齐昊等四人下山之后，为求路上方便，便都换下了青云服饰，穿上了普通衣裳，看去与普通入并无两样，也不知这中年人是怎么看出来的。

他正吃惊处，方才想问这中年人是怎么知道的，却又看那中年人微微一笑，往那北方一指，道：“请问张小兄，可是如今正道第一大派青云山下吗？”

张小凡这一惊更甚，忍不住站了起来，看着万人往，惊讶道：“请问万兄，你……你怎么知道的？”

万人往含笑摇手，道：“请坐请坐。”

待张小凡慢慢坐下，万人往才微笑道：“我是见张小兄你神充气足，一路下来全无疲惫之色，看着年纪轻轻，倒是胜过了许多壮年之人。方今世上，修道之风盛行，想来阁下必定是身怀绝技之人。”

张小凡低头谦谢，却又忍不住道：“那我的门派，先生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万人往随意笑道：“无他，我看小兄弟风尘仆仆，不住北望，面有思念之色，似是归心似箭。而北方处，离此地最近也最有名的修真门派，便是青云门。说起来，在下也是胡乱猜测的，随口胡诌，倒让张小兄笑话了。”

张小凡连忙道：“哪里哪里，先生如此明察秋毫，你我从未相见，竟能一眼看出，真是佩服、佩服啊！”这几句话他却是由衷而发。

万人往微微一笑，道：“青云一门，在世间修真道上著名已久，源远流长，道法精深，为天下人所仰慕，小兄弟年纪轻轻便入得名门，未来前途，不可限量啊！”

张小凡听得这“不可限量”四字，心头一动，竟是莫名其妙地想起龙首峰的齐昊来，末了脑中还闪过林惊羽的影子，摇头道：“先生过奖了，青云门中弟子藏龙卧虎，在下属朽木一根，不成器的。”

万人往怔了一下，失声笑道：“想不到张小兄你倒也会说笑话。”

张小凡不愿在这个话题上与他争辩，便对他问道：“万兄这风尘仆仆的样子，不知是往哪里去啊？”

万人往悠然站起身，背负双手，仰天望了一眼，道：“这天下之大，浩瀚无边，我游历世间，大山古泽，随意而往。”

“啊！”张小凡惊叹了一句，道，“原来如此。”

万人往回头看了张小凡一眼，忽然脸上闪过一丝奇异的笑容，道：“张小兄既是青云门下，想必是道法高深了。”

张小凡连忙摇头，道：“没有，没有，在下乃是青云门中一个不成器的人，哪里说得上道法高深了。”

万人往微微一笑，道：“张小兄客气了，在下有个不情之请，还望张小兄你成全一下。”

张小凡怔了一下，道：“万兄请说。”

万人往道：“在下从小仰慕阁下这等修真高人，无奈机缘不够，不得其门而入，而且在下对高人们能御法宝而行九天之上，更是梦寐以求。数十年来，无一日不渴望得一仙家法宝而观之。张小兄乃是名门弟子，不知可否圆我这个小小心愿呢？”说罢，他竟是深深鞠躬，行了一个大礼。

张小凡哑然，看着万人往行礼，更是慌了手脚，连忙扶住，心中着实为难。犹豫了片刻，看着万人往仍然一脸期待地看着自己，叹了口气，道：“不怕万兄笑话，在下并不是不愿给万兄观看，只是……只是法宝不上台面，只怕有碍……”

万人往立刻道：“这有什么？仙家法宝，岂有不上台面这个道理的？”

张小凡面上微红，终究是放不下面子，从腰间拔出烧火棍，递了过去。看着他递过来这么一根东西，万人往脸上惊讶之色也是一闪，但随即消失，郑重接过。

张小凡把他的神色看在眼里，苦笑道：“不要说是你了，便是我师门中人，也是常常笑话我的。”说了这话，张小凡心中忽然一惊，只觉得自己今天好生奇怪，在这素昧平生的人前，自己怎么好似什么话都愿意与他说一般。

那万人往却没有注意到张小凡脸上的神色，眼光都放在烧火棍上。原本他脸色郑重，眼中还有些随意，但渐渐地，他似乎发现了什么，非但脸色沉了下来，一双眼更是死死盯着这根黑色难看的棒子。

张小凡在旁边看着，只觉得这万人往看起来好生奇怪，把一尺来长的烧火棍拿在身前，细细看着，右手托住，左手修长的五指在这棒身上轻轻抚摸，轻轻点击，小心至极，忍不住问道：“万兄，请问有什么不对吗？”

万人往如梦惊醒，迟疑了片刻，把烧火棍还给了张小凡，道：“张小兄，在下因为仰慕仙道，所以在这方面书是读了一些，有一些话，还要请教张小兄。”

张小凡道：“请说吧。”

万人往眼光在这烧火棍上瞄了一眼，道：“请问张小兄，这件法宝之中，可是含有阁下的精血？”

张小凡大吃一惊，刹那间脑海中飘过当年在大竹峰后山幽谷中那一幕恐怖的情景，霍地站了起来，指着万人往道：“你……你说什么？”

万人往看了他一眼，缓缓地道：“请问张小兄，这件法宝，可是两件事物合二为一的？”

张小凡隐藏在内心最深处的一个秘密，如今竟被这人说了出来，这一惊非同小可，只觉得脑袋中“嗡”的一声，竟说不出话来了。

万人往看着张小凡的惊愕表情，自是明白自己所料不错。只见他仿佛微微低了低头，似乎想起了什么，隐约叹了口气，道：“你不知道吧，这棒上的珠子，原是魔教的圣物。”

张小凡越来越惊，几乎连呼吸都要屏住了，但内心深处却有着一个声音，仿佛在冷冷笑道：“你早知道了，你早知道了，这棍子这般邪气，自然是魔教的邪物。”

“你，你说什么？”张小凡喘着粗气，盯着他，一字一字地道。

“这珠子是八百年前，魔教祖师黑心老人的遗物。”万人往的话，就像是一个个钉子，一字一字地钉入了张小凡的心尖，“名字叫作‘噬血珠’。”

张小凡整个人都呆住了，屏住了呼吸。脑海中千万念头百转千回，却始终有一个画面挥之不去：那一具在空桑山山腹密洞之内的骷髅！

万人往看着他震惊的模样，停了片刻，却又淡淡地道：“张小兄，你知道了这珠子的来历，却不知你可还愿意知道这黑色短棒的来历？”

张小凡身子一震，说不出话来，只是直直地盯着万人往。

第四十八章

小镇

张小凡深深地看着面前这位自称“万人往”的中年文士，心中泛起不祥的预感，同时在内心深处，却另有一种力量，令他身不由己地问道：“请先生指教。”

万人往大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缓缓道：“这黑色短棒煞气极重，黑光润而内敛，人若近之，未及三丈之内，全身气血必定为这煞气逼迫，倒灌入心而死。”

张小凡心中一动，忍不住便道：“不错，当初我遇到这东西时，远远地就感觉身子发沉，恶心欲吐，几乎便要晕过去了。”

万人往轻叹一声，看着他道：“不错，便是如此了。”说着似乎微皱眉头，低叹一声，“你居然不死，当真奇怪。”

张小凡没听清楚他后面的话，追问道：“什么？”

万人往微微一笑，却不回答他，只指着烧火棍道：“这黑色短棒，本是天生凶煞之物，名为‘摄魂’，却不是魔教之物，数千年来从未出世，只在古卷孤本上有些记载。张小兄福缘深厚，居然能得这两件世间至宝。”

“摄魂！”张小凡脸色木然，低低地念了一句。

“正是。”万人往脸色恢复了平静，道，“古书《异宝十篇》中曾有记载：‘天有奇铁，落于九幽，幽冥鬼火焚阴灵厉魄以炼之，千年方红，千年成形，千年聚鬼厉之气，千年成摄魂之能。’其实这等凶煞之物，本非生人所能掌握，没想到张小兄……”

“当……”一声脆响，黑色的烧火棍从张小凡手中滑落下来，摔到地上。张小凡手足皆软，只觉得胸闷无比，踉跄退了几步，死死盯着这些年来一直陪在自己身边的烧火棍，竟是说不出话来。

万人往看着他惊骇的神色，脸上却突然掠过一丝冷笑，道：“张小兄，你怎么了？”

张小凡用力甩头，几乎连说话都觉得痛苦万分，喃喃道：“怎么……怎么会是这样？我是青云门下，怎么会用这等邪物？”他这时也想起当日在死灵渊下，难怪那些

个阴灵会如此惧怕他的烧火棍，只怕多半是这“摄魂”作怪。

万人往看他模样，便知这少年一直以来都在青云门中长大，从未见过什么世面，如今猝遇大变，便不知所措。万人往只是看着他，并没有什么安慰表示，只淡淡道：“邪物？你以为什么是邪物？”

张小凡有些失魂落魄，怔怔地指着地上的烧火棍道：“这……这个东西不知害了多少生灵，还不是邪物吗？”

万人往冷笑一声：“杀的人多，便是邪物吗？”

张小凡几乎想也不想，道：“是。”

万人往面有讥讽之色，眉宇间威煞之气便渐渐露了出来，整个人看去仿佛变了另一个人一般。但张小凡心中杂乱，却是没有注意到。只听万人往道：“请问阁下，公猪母猪，黑猪白猪，可都是猪？”

张小凡没想到万人往突然冒出了这样一句，怔了一下，道：“自然是了。”

万人往又道：“那么狮子山羊，猛虎兔子，彼此杀戮，可都是生灵？可有正邪之分？”

张小凡隐隐感觉到他要说什么的意思，但心下仍未明白，只得道：“是。”

万人往哼了一声，道：“那再请问阁下，你所谓的正道邪道，可都是人吗？”

张小凡呆了一下，有心反驳，到了嘴边却发觉没有话说，只得又道：“是。”

万人往一脸肃然，深深地看着他，直到看得张小凡心中都有些发毛，才听他缓缓地道：“张小兄，你们青云山有一件名动天下、震古烁今的镇山奇宝——古剑‘诛仙’，你可知道？”

张小凡此时的情绪几乎已完全被这个初次见面的万人往给左右了，不自觉地点头道：“是。”

万人往脸色突然一沉，厉声道：“那你可还知道，这‘诛仙’剑在千年前那场正魔大战之中，杀戮了多少生灵，毁去了多少性命？若论当今天下，世间法宝，真正杀人最多、煞气最重的，只怕再无过于你们奉为神明一般的‘诛仙’古剑了！”

张小凡脑袋中“嗡”的一声巨响，人竟是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就像是被人面上生生打了一拳一般。同时，他仿佛觉得，在内心深处，隐隐有什么东西，自小就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地方，在隐隐一声清脆的回响之后，第一次出现了小小的裂痕。

阳光灿烂，从大树顶上照下，透过茂密的树叶，变作点点小小的碎阳，落在地上，随着树叶的不停晃动，就像调皮的小孩轻轻跳动一般。

偶尔有几点阳光，落在了少年身上。

张小凡蹲在地上，身前是平静地躺在地上的烧火棍，在阴影中，显得十分丑陋。那个万人往所说的话，其实和当日在空桑山中碧瑶说的，在意思上并无太大区别，但由他口中说出来，张小凡却是感觉大不相同，内心深处，隐隐有个身影，低低地冷笑着：他是对的，他是对的。

万人往平静地坐在一旁，喝着早已凉了的茶。远处，上了年纪的茶摊老板往这里看了一眼，便又转开了视线，全然不知，这里的少年，心中正如波涛汹涌的怒海！

也不知过了多久，张小凡的脸色从原来的焦虑、挣扎、痛苦中渐渐平息了下来。他缓缓伸出手去，把地上的烧火棍抓在手里，站起身来，对着万人往，冷冷地道：“你究竟是谁？”

万人往此刻又恢复了他随意的风格，原本眉宇间的煞气都消失了，淡淡微笑道：“我？我是万人往啊，一个游历天下的凡夫俗子而已。”

张小凡盯着他，抓着烧火棍的手慢慢握紧，道：“凡夫俗子又怎么会懂得这么多的事？你是不是魔教的妖人？”

万人往倒也没什么反应，只是看着他，淡淡地道：“正邪之分，对你来说，真的这么重要吗？”

张小凡深深呼吸，重重地道：“是！”

万人往忽地冷笑，道：“既如此，你为何还用着手中这根魔教邪物？”

张小凡身子一抖，但神色凛然，道：“这烧火棍或许是邪魔之物，但我用来斩妖除魔，便是正道，我便问心无愧，便如你所说的我门中古剑‘诛仙’一般。”

万人往愣了一下，缓缓站起身来，上下打量了一番张小凡，像是重新认识了此人，嘴角居然还露出了一丝微笑，道：“你居然可以自己想到这一层，难得，难得！只是这份心思，便胜过了你们青云……不，是世间大多数人了！”

张小凡不去理他，只盯着他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万人往却不答他，反问道：“你这次往北而行，可是要回你青云山吗？”

张小凡微怔一下，道：“你什么意思？”

万人往微微一笑，道：“你还不知道吧？如今魔教已经重新崛起，势力大涨，近日在东海流波山上聚集。你们青云门去了不少人，在那里会合其他各派，怕是一场大战了，你怎么不去看看？”

张小凡呆了一下，道：“竟有此事？”但他随即抬头，口中道，“那不关我事，我再问你一次……”话未说完便断了，只这一失神的工夫，万人往竟就像鬼魅一般没

了踪影，甚至连远处那个看茶摊的老板都没了踪影，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茶摊，还有张小凡一个人。

张小凡怔怔地看了看周围，在这光天化日之下，不知怎的，他却感觉到一阵寒意。他在原地站了许久，终于一跺脚，走出这棵大树，往东去了。

张小凡走了不久，从大树背后，转出了三人，当先一人是万人往，一人是茶摊老板，另有一人，却是让张小凡看见了必定大吃一惊的魔教少女——碧瑶。

万人往看向东方，微微点头，嘴角边露出一丝微笑，道：“这少年性子倔强，心志坚定，倒有几分像我当年的模样。”

站在他身边的那个茶摊老板此刻早已非那副老态龙钟的模样，而是目射精光，神态威猛，道：“宗主，他手中既然有我们魔教重宝，为何不把此人留下来？”

万人往对被人称为“宗主”处之泰然，只淡淡道：“‘噬血珠’与‘摄魂’不知怎的，居然被这少年以精血融合，成了血炼之物。如今这法宝除了这少年，是没有人再能驱用了，我们抢来也是无用。”

碧瑶在旁边哼了一声，道：“我说当日在死灵渊下怎么看着这棒子古怪，原来有这么大的来头。”

万人往转头看向碧瑶，脸上神色大是柔和，道：“碧瑶，你看这少年怎样？”

碧瑶脸上一红，嗔道：“爹，今天本是女儿让您来看看他怎样的！”

万人往呵呵一笑，道：“这少年还是不错的，只是自小受青云门门户之毒太深，要他入我们圣教，以他那份倔强性子，只怕千难万难。”

碧瑶脸色顿时暗淡了下来，低声轻叹。

万人往伸出手去，轻轻抚摩女儿的头发，微笑道：“不过他能够解开你多年来的心结，让我们父女重新和好，这份情意，我们一定要还。”

碧瑶神色一动，喜道：“爹，您有办法？”

万人往昂首看天，一股威势慢慢散发了出来，显示出他是个长期手掌大权的人物，但不知怎的，看他神情，却似乎有着几分悲怆，只听他缓缓道：“要改变一个人的性子，虽然不易，但也不是没有法子的。”

碧瑶喜形于色，万人往转过头来，看在眼里，微微一笑，那神情与世间所有父亲看到女儿欢喜时一般无二。碧瑶冲着他父亲笑着，却注意到旁边那个人皱着眉头。那人低声对万人往道：“宗主，那只是青云门一个无名小子，我们值得花费这么大的气力吗？”

万人往摇头道：“那少年手中有旷古未有的大凶法宝，而且看他的样子，居然

还能操纵自如，将来必定不是池中之物。这等人才，若能收之，必定对我霸业大有助益，更不用说他还帮了我们父女一个大忙。”

碧瑶连连点头，道：“就是，我当日就和他说过了，若能入我圣教，爹一定会看重他的，他就是不听。”

万人往失笑，道：“他怎么会听？他那个性子，从小又在青云长大，早对我们圣教深恶痛绝。只不过，嘿嘿，‘噬血珠’与‘摄魂’都是这天下间至凶之物，虽然被这少年莫名其妙地炼成了血炼法宝，煞气内敛，不露于外，但这两件大凶之物带在身边，岂能毫无影响？以我看来，这少年修行未深，日夜又和这大凶之物在一起，时日一久，被这法宝内里的戾气所侵，性子必然改变，好杀嗜血，到时正道不容于他，我们再略施小计，他想不入我圣教也难了。”说罢哈哈大笑。

碧瑶呆了一下，一时心中也说不出是欢喜还是担忧，竟是说不出话来了，只得怔怔望向东方，但见阳光灿烂，日正当午，古道之上，却早不见了那少年的身影。

张小凡离开了茶摊，独自一人向东而去。

这时正是午时，阳光普照大地，过了空桑山的山区，便是一片沃野，空旷而少有人烟。只有一条古道，不知曾经被多少古人、今人踩过，在这片原野之上，笔直向前延伸而去。

张小凡没有御空飞行，而是一个人默默地走在古道之上。刚才与万人往的对话，在心中对他的冲击不可谓不大。虽然他面对着万人往说话时正义凛然，但此时此刻，只有他独自一人的时候，却仍是忍不住地问自己：难道我真的是对的吗？

黑色的烧火棍依然安静地偎依在他的腰间，若有若无地，从那棒身上传来丝丝凉意。

走着，走着，走着……

苍穹下，古道上，满怀心事的少年，忽然停住了脚步，昂首看天。

那天是蔚蓝的，高高在上，看上去竟是那样的高不可攀。

张小凡怔怔地看着，嘴角轻轻动了一下，眉头皱在一起，低低地，向着天空，仿佛也向着谁的深心，轻轻道：

“人活在世上，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这一路上，张小凡风餐露宿，身上银两虽然不多，但他饥饿时在野外抓些野鸟、野兔，困时就找个树下对付一宿。多亏他往日在大竹峰上做砍竹功课，身子也算强